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国文说三教九流/李国文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006-7393-4

I.李... II.李...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6896号

策划 李师东 黄宾堂
选编者 韩小蕙
责任编辑 金小凤
设计 小马哥·橙子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邮编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营销部 010-64066151
直销部 010-64057586
编辑部 010-64034340
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700×1000 1/16
印张 17
字数 260千字
版次 2007年5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7年5月河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978-7-5006-7393-4
定价 2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illegible][illegible]

在《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其性格的核心。他通过自我安慰来逃避现实，这种心理机制在多个场景中得到了体现。例如，在“阿Q被赵太爷打”这一情节中，阿Q虽然遭受了肉体上的痛苦，但他通过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将失败归咎于对方，从而维护了自尊。这种心理机制不仅反映了阿Q个人的性格特点，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环境下底层人民的普遍心理状态。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使阿Q这一形象更加立体和真实，也让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社会悲剧。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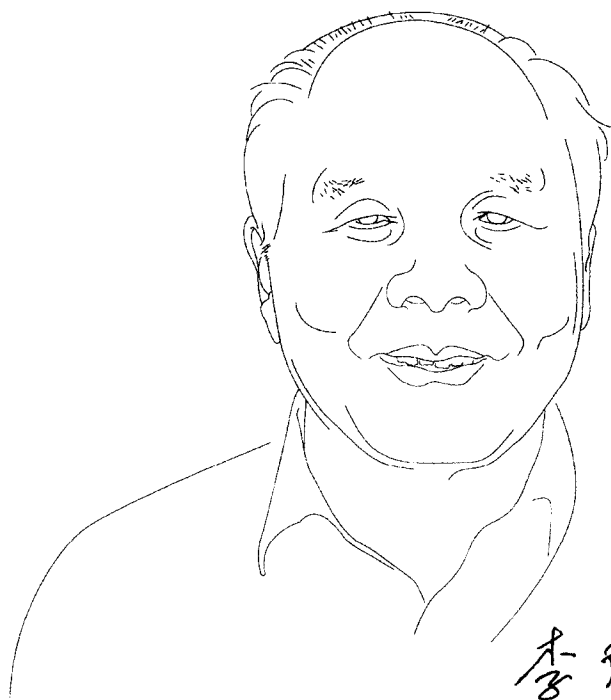
财务人员不降，是不需要进行接触课程的专题学习，用不着付出十年寒窗。

会标可
就冲这
下会畅
场按住
嘴样
教育
戴上三
远站立
叶，城
的竹
身上表
德拉都
坛的

性癖
无疑问
也可以
恨不能
与踩蛋
风骚女
段笑笑
调笑十
路子走
有没有
土超洋
不可以
看那个
（长聚
半寸长
三混迹
，认为
毛子都
不能进
同新。

上。一
度，這
已經
破壞
煤炭
那作品
板的三
星不
的阿
民衆
代，所
刀向
子作
我
小尼
和他
他板

100



目 录

002	话说门子
010	话说交椅
015	“拜把子”考
022	“弄臣”考
028	白衣秀士王伦
035	重读《范进中举》
039	假如阿 Q 当作家
045	曹雪芹的苦恼
052	最怕胡庸医
060	何晏始末
066	雪夜访戴
073	唐朝的歌手
081	博士买驴
086	我佛山人在上海

09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98	小脚,辫子,英国诗
104	天子脚下
110	人老莫作诗
118	文人的狂狷
126	放屁和吹牛的区别
132	文学的玉米花
139	无聊之聊
144	多多益善乎
147	小说如人,人如小说
154	过 气
158	鱼和熊掌
165	狗 德
168	“好汉奸”论

177	“好汉奸”论续
183	说 侏
188	小人礼赞
195	疽发背而死
205	消费面面观
211	暴发户心态
217	见 鬼
222	真 事
225	探 病
229	人和钓鱼
241	骂及其他
245	风 景
264	《李国文说三教九流》后记/韩小蕙

李国文说三教九流

话说门子

文有文坛,官有官场。

文坛的门,没人看守,可以随便进出,但不一定有人理会你。官场的门,倒是有人理会你,但你想大摇大摆走进去,那是不成的,肯定要挡驾。所以,文坛脸难看,官场门难进,这句话不无道理。

文坛的脸难看,因为你虽然进了文坛,但进不了圈子,仍是孤魂野鬼一个。我在文坛也厮混大半辈子了,常常看到圈子里的人,对于圈子外的人,如果不是抱有排斥情绪,至少也是保持礼貌的距离。你不是那圈子中人,非要往圈子里挤,所遭遇到那种霜降以后的冷脸,很难让你有赏心悦目的感受。

而官场的门难进,并不完全是由于门槛高。高是一个因素,连续的高,让你像跨栏运动员那样,才是真难。因为官场的门,其实是长长的,由重重叠叠的门连续组成的通道。进得了第一道门,未必进得了第二道门,哪怕进了第三道门,你也不见得就算登堂入室,能拜到要拜的菩萨。

五千年来的中国人,进过无数次的官场的门以后,总结了一条经验,最好的人场券,是银子。用白花花的银子(当然,黄澄澄的金子更佳),作敲门砖,官场的任何门,无不可以敲开。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又如何?那白宫的门又如何?你掏出五千万美元,可以在大草坪上同他合影,你甩出一万美元,可以在圆柱大厅与他共进晚餐。所以,民谚“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是中外古今的一针见血之论。

《天方夜谭》里有一则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要想打开他们藏宝的库门,只消念一句咒语,“芝麻开门”,那库房的门立刻就打开了。这是神话,而在现实生活中的“芝麻开门”,就是银子。在封建社会里,你只要将银子放到站在官府门口的那位“门子”手里,这门就让你进去了。

现如今,用银子当敲门砖,逐渐普及,在文坛也能起到作用了。不能不说是时代

之进步,思想之解放,创收之多渠道,要钱之如何不要脸皮。于是乎,一篇作品,次好说成上好,一千元,不好说成很好,二千元,能够上排行榜,三千元,有望获文学奖,四千元……这几乎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有一位好汉,怀揣十万大洋,来到京城,逐个摆平江湖,蟾宫折桂,一时传为“佳话”。因此,不论是座谈吹捧,大腕鼓掌,不论是名家推荐,重点评介,只要有起到“门子”作用的文坛掇客,无一不可以用银子打点。休看文坛中人,悉皆清高自许,假作正经,有时候下作起来,也真是相当相当当地没出息,没起子,一封红包(含打的费),一桌酒席(有老鸭煲),就全被拿下,让他怎么鼓吹,就怎么鼓吹,要他怎么捧场,就怎么捧场。

由此看来,无论官场,无论文坛,门子,是非常关键的人物。

而谈到门子,不能不先说说这个李十儿。而李十儿又是何许人也?也许大家并不熟悉,他乃是《红楼梦》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中的一个小人物。

高鹗续书的后四十回,颇不为某些红学家所喜欢,个别的甚至深恶痛绝,其实,这些学阀、学霸、学痞、学棍,倒多少有点儿像坐在红学门口的李十儿,架着二郎腿,看你顺眼不顺眼,看你孝敬不孝敬,然后,才决定是否让你迈进这个门槛。

这个名叫李十儿的人,原是金陵贾府门口站着的红头阿三。谁要想进得荣国府或宁国府,譬如刘姥姥,先得向他打恭作揖。他允许你进,你才可以进,他要不高兴让你进,你就得一边儿凉快去。为什么当下出现什么“草根红学”这一说,其道理也是如此,就因为凡官方的、半官方的、或独尊于林下,在忠义堂树起“替天行道”的红学权威,或红学大佬,身边都有或多或少的李十儿,在挡驾,在起哄架秧子。红学成为他们的自留地,成为他们的一桩买卖,成为他们可以喝茶请客,吃饭做东的摇钱树,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李十儿之辈自然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刘姥姥想到贾府去打秋风,这位精于世故的老虔婆,我估计她不是绝对的乡下人,而是在城乡结合部住着的非农业人口,懂得一点跟这类红头阿三打交道的窍门,第一,你得叫他老爷,因为他不是老爷,他听得入耳;正如文坛上某些人,狗屁不是,你几乎不知道他曾经写过什么,你一口一声叫他大师,他也会欣然接受的。第二,你得悄悄地打点一番,或红包,或礼品,当官不打送礼的;正如外地一位美女作家,来到首善之区,不贡献出令人心动的东西,那些评论家会有好脸吗?第三,要一百二十分地表现出虔诚。如果刘姥姥坐着八抬大轿,那就用不着这一套了。李十儿

会跑过来给你开车门,还用手护着你的头。

这也是如今红学领域里,不但有“草根红学”,还有“捐班红学”的缘故了。“有钱的老爷炕上坐,沙里红巴唉!”这首民歌说得有理,我给红学掏了钱了,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学家。刘姥姥总站在门口,她不是美女作家,李十儿不会用正眼瞧她,她不是有钱的款姐,把红学老爷都能请去本州本县,做客开会。见不着正主儿,她当然着急,后来,总算求了一个孩子带去见太太的陪房周瑞家,她终于被恩准进了贾府的大门。她肯定要对李十儿有所表现的,看来,数目不大,所以,高鹗没写。

在中国的民间谚语中,有一句“阎王好见,小鬼难搪”,那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形容,像李十儿之辈,就是尤其难搪的那一拨人。因此,要想进门,先把这班小鬼安顿住,笼络住,就等于成功一半。

休看这些小人物,却能起到大作用。

后来,贾政到外省上任时,李十儿也追随之去,他在贾府时,门房打杂,当红头阿三,到了江西粮道上,仍旧替老爷把门。旧时称这些把门的衙役为“门子”,很准确,也很形象。旧时读过一部什么野史,说水泊梁山,所以最后失败,因为晁天王和宋公明,没有吸收西门庆和蒋门神两人入伙的缘故。若是这两“门”不被武松干掉,上了山,一个管前门,一个管后门,那肯定固若金汤。

门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李十儿这个门子,来到江西粮食厅,我猜想,不一定有正式编制,不一定有公饷可支,他对贾政发过牢骚,老爷,我们可是自带干粮来侍候您的。所以,这些名义上是老爷跟前的仆从,是一份地位不高,油水却不见得少的差使。因为,既非公务人员,也非专职衙役,也就无所谓官衔、顶戴,更谈不上学问、资历。正如红学界的那些李十儿,上有红学大师罩着,下有红学粉丝护着,中有“捐班红学”供着,别看官不官,民不民,吃香喝辣,非常快活。惟其快活,对于威胁其饭碗的人和事,便会一哄而上。李十儿的背后,是那位志大才疏,无能无为,文考不上举人,武扛不动刀枪的贾政,所以,他坐在门口,很牛皮。

《红楼梦》的这一回,写了门子李十儿的神气活现。

只见粮房书办走来找周二爷。李十儿坐在椅子上,跷着一只腿,挺着腰说道:“找他做什么?”书办便垂手陪着笑,说道:“本官到了了一个多月的任,这些州

县太爷见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说话,到了这时候,都没有开仓。若是过了漕,你们太爷们来做什么的?”李十儿道:“你别混说,老爷是有根蒂的,说到那里是要办到那里。这两天原要行文催兑,因我说了缓两天,才歇的。你到底找我们周二爷做什么?”书办道:“原为打听催文的事,没有别的。”李十儿道:“越发胡说!方才我说催文,你就信嘴胡诌。可别鬼鬼祟祟来讲什么账,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

可以想像,这位跷腿的李十儿,那副狐假虎威,吆五喝六的德行。别看他不过是个门子,但此时此刻,他比老爷还老爷,越不过他去,休想见到贾政,办得成事。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也写过一个小人物。无名无姓,先前在寺庙里当小和尚,后来改行转业,也干起门子这个行当。曹雪芹是大师,但大师不见得所有的笔墨,都具有不同寻常的大师风采,至少他笔下的小沙弥,要比高鹗的李十儿差一些。你不能不承认,曹雪芹写金陵那条街上的荣国府、宁国府内的一切,比较拿手,而写到两府外的那些人,那些事,就不算太在行了。

这个小沙弥,是贾雨村原来落魄时,曾经在苏州的葫芦庙里,短期寓居时相识的。庙里的一个低级僧侣,扫地做饭,提壶倒水,自然也就与借住的贾秀才,有了来往。后来,贾雨村考中,离开了葫芦庙,随后不久,小沙弥受不了吃斋念经的清苦,也就还了俗。等头发长长了,三混两混,居然在应天府的官衙里,当了个门子。没料到,这回新上任的府尹,竟是他当年葫芦庙的老相识。当然,这个小沙弥既然认了出来,当然要套近乎,拉关系,狠巴结。我估计,贾雨村比当下那些红学大师,红学权威,能端住一点架子,能把住一点尊严,不是随便几个臭钱,就赏人家一个什么理事委员当当,也不是随便几句捧臭脚的话,就晕头转向,纳入门庭。贾雨村不可能与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引为知己,坐在一起,喝着小酒,畅叙旧情的。

但是,贾大人一上任就碰上皇商薛蟠抢女杀人的棘手案件。

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结,因为前任府尹都感到难办,拖了下来。初初,贾雨村调阅卷宗,看到这个薛蟠自恃后台,根本不买账,从来不曾照面,硬是不把应天府放在眼里。贾雨村新官上任三把火,很想来个下马威,惊堂木拿起来,按律判刑,杀人抵命,还有什么好说的。当他签发逮捕令时,他见到一边的小沙弥,向他使眼色,高高的惊堂木,轻轻地放下来。遂暂时休庭,退堂时,对小沙弥说:“随我来。”

“是，老爷，听你吩咐！”

到了后堂，见左右无人，便问：“究竟因为什么，你不让我发签？”

小沙弥早打听出贾雨村的来历，他之再次发迹，他之得到重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贾府，尤其是那个贾政的援引。

“老爷有所不知……”这个小沙弥，这才将金陵城里，薛王贾史四大家族一一道来。这个贵族集团，其树大根深，其无比威力，其“一荣俱荣，一枯皆枯”的互相保护，其背景后台，上下合力的彼此关照，是万万得罪不了的。不是你的前任官比你低能，而是老爷你根本不晓得“护官符”，就休想在应天府立足的大问题。这一下，让贾雨村踌躇了。在密室里，小沙弥附耳过来，向他献计献策：“老爷，您能谋得这份差使，亏了金陵贾府。这正是一个讨好的机会，您老怎么能秉公办事呢？”于是，贾雨村豁然大悟，将薛蟠的故意杀人罪，改成一气之下，失手误伤，以过失伤人致死罪，从轻发落。然后，给薛蟠的姨丈贾政写了封信，表示此事已了，不必挂牵，顺便也请向八省提督，约相等于大军区司令的王子腾王老爷致意，这一切，都包在晚生身上了。

后来，贾雨村提拔进京，任京兆尹，没准走的是王司令员的门路。

据说，毛泽东读《红楼梦》，最欣赏这个护官符的细节，认为体现出封建社会中统治阶层盘根错节的黑暗本质。后来，贾雨村觉得这个熟知其底细的小沙弥，留在身边，终非好事。第一，揭底怕老乡，他了解自己卑微的过去；第二，这门子颇熟悉官场奥秘、为官诀窍，是个危险人物，早晚会对其不利，便借了个名目，将他远远打发了。

曹雪芹笔下的小沙弥，是一个头脑灵活，抓尖卖快，投机取巧，迫不及待的人物，高鹗笔下的李十儿，应该说是更典型，也更深刻的文学形象，这些在领导身边做事的小人物，可以用“地位不高，影响很大，名分稍差，权力很大”四句话来形容。李十儿，不学无术，缺德少才，狗屁不是，奸诈小人，别看他什么也不是，最后，他用慢功，磨得贾政不能不听他的摆布，这就是聪明外露的小沙弥所不及的地方了。

行行出状元，李十儿就是门子中的佼佼者。

小沙弥，其实有些傻。我认为，倒不一定是小沙弥傻，而是写小沙弥的曹雪芹先生有点傻。在熟悉官场的黑暗，乌七八糟，暗箱操作这一点上，曹大师的感性知识，远不如高鹗，因为不在官场滚，不可能有真情实感的体验。高大师当过小官，也当过大官，既当过京官，也当过外省的官，对于吏治，对于行政，对于其中许许多多的猫

腻,要比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的曹雪芹,在行得多。了解姐姐妹妹,是曹的强项,高的弱项,熟悉大官小官,却是高之所长,曹之所短。

高大师写的门子,能拿住主子,曹大师写的门子,终于被主子拿住,这说明文学艺术归根结底,在于作家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理解,表现,形象的能力上。

我从来主张,对高续的后四十回,并非一无是处,对曹著的前八十回,也不是毫无瑕疵。至少,高鹗把那个跷起一只脚,挺着腰板的李十儿,写得活灵活现,最后连贾政也拿他没法办。他组织的一次官府工作人员的怠工行动,一个个在堂上没精打采,一个个在底下唉声叹气,叫谁谁不应,唤谁谁不来,连饭也开不出来,茶也送不到手,贾政只有放手,任他们胡作非为,直到最后被人参奏下台。

这就是门子的厉害之处。

也是广义上所说的,所有在领导身边的人的可怕之处。

因为他们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与所侍候的官员,全天候地保持着零距离的接触,老爷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时刻在他的视野之内,了如指掌。老爷的兴趣爱好,生性脾气,也在他脑子里装着,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绝对恰如其分,绝对投其所好。要是老爷觉得不顺心,不顺手,不周到,不懂事,就会将其打发走了。一个得力的,有用的门子,既是老爷的耳目,又是老爷的膀臂。门子与老爷的密切程度,也许只次于老爷与妻子,情人,子女。如果说,家庭成员是官员的第一道包围圈,那么,门子,包括跟班,长随,秘书,参谋,则是家庭以外,公堂之上的第二道包围圈。

因此,门子门子,真像一扇门那样,让你进来,你才能进来,不让你进来,你还真是敲不开。由于门子能在第一时间内,获得老爷的第一手信息,在这个老爷管治下的大小官吏,办事衙役,士农工商,黎民百姓,还真得视门子的脸色行事。如果是一个正直的官,邪不压正,反之,如果不是一个正直的官,正不压邪的话,那就必然是一个不堪设想的后果。

在曹雪芹笔下,这个小沙弥似乎相当伶俐,似乎懂得官场,其实,第一,他也不思量今天的贾雨村,已非当日的穷秀才了。他还挺天真地认为老友重逢,引为知己。不要说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里,任何僭越,都会视作大逆不道。即使当今,讲民主,讲平等,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也是存有一定的间距。领导和你打成一片,可以,你认为你和领导也要打成一片,称兄道弟,不分彼此,就有可能被保安,

被警卫,出来干预,礼貌地请你止步。

第二,他不知贾的深浅,不明贾的好恶,没有任何戒惧,便出谋划策,便和盘托出。尽管他出的主意,很及时,很高明,贾雨村也受益匪浅,但小沙弥毫不明白,他采纳了你的主意,而这个主意出自一个门子,一个下人,那是有损他的自尊;如果再传扬出去,更有损于他的形象。因此,这个没有头脑,没有城府,不识好歹,不知进退的小沙弥,在应天府,绝对不会呆长的。

如果,小沙弥有李十儿那一手,反话正说,正话反说,用示意的方法,用启发的方式,用消极的逼你就范的方式,用甚至不需老爷亲自动手,把事情先妥办了的方式,然后归功于贾老爷天纵英明,是您的英明指示,是您的正确决策,是您早想到,早看到,早就有过考虑,只是我们这些下属,跟不上,领会慢,行动迟缓,学习不够等,等等,不是他的主意,成为他的主意,而成为他的主意之后,你必须马上赞颂其料在事先,未雨绸缪,英明伟大,光荣正确,小沙弥能有这点自知之明,吹捧之术,马屁之道,溜须之功,说不定贾雨村还会重用他咧!

门子和门子不同,官和官也不一样。贾政原来在京城工部为郎中,是职能部门的高级公务员,决策者在他上面,做事者在他下面,上传下达,工作清闲。现在外派到地方为粮道,也就是一省的粮食厅长,就必须连踢带打,文武全才,方方面面,都要能拿得起来放得下,才能应付复杂局面。清代,最肥的缺,首推漕政和盐政,其次,就是粮政了。本来,贾政做京官就勉强,既无才干,也无能力,皇帝念他女儿曾在宫里为妃的情分上,赏他这个肥差。在封建社会里,这类皇亲国戚为官者,通常都是无能,无德,加之无才的三无干部。所以,门子,就是他的手,他的腿,有时甚至还是他的脸,他的嘴,成为二老爷。

这类门子,其威风不亚于老爷。

还有一等官吏,就是贾雨村这样干练的行政官僚,能力是有的,才干也是有的,甚至诗文书法,都有一手。但这些封建社会里的官吏,清廉者少,贪黠者多;公正者少,枉法者多;爱民者少,苛政者多;干净者少,肮脏者多,因此,当他们任职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想要达到个人目的时,门子,或者扩而大之,起到门子作用的人员,如师爷,幕宾,文秘,参谋,助手,亲信,家院,府丁,门房,传达,听差,役夫,都有可能被选中为捞钱的伙伴,为抄肥的帮手,为共同作弊的搭档,为权钱交易的掮客。在中国,只要存在着腐败现象,浑水中必有门子,鱼小能掀大浪。只要存在着贪赃枉法的